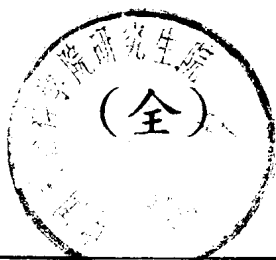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卅六號

據清光緒李雲麟
本著影印

新疆省

西陲事略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西陲事略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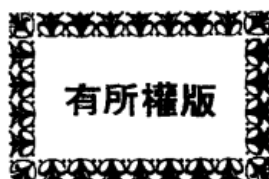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收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西陲事略 上

論往 七則

兵事原始

新疆自乾隆中葉開闢以來、蒙回各部、畏威懷德、百餘年片
候相望、幾同內地、

朝無失德、官無苛政、一旦揭竿變起、不數年全局淪陷、其故何
與、當西陲初定之時、正我

國家豫大豐亨之日、軍府供儲、一切取資內地、此固

朝廷寬大之仁、為歷代所未有、然利盡則弊生、查陝甘兩省、滿
綠制兵、及關外各城、防換兵丁、餉糈經費、每歲由內地各省
協撥者、約近五百萬兩、在平靜時尚覺難供、迨咸豐年間、東
南用兵、兼以中原多事、各省餉糈不能供給者十餘年、關內

外滿綠各營。饑疲虛弱，直同虛設。因之回逆得以乘機而起，勢如燎原。蓋東南用兵，以致西北餉匱，是為亂根。湖陝甘變亂，起於咸豐之末，成於同治元二年間。新疆南路變起三年，而山北諸城失在四年，伊塔兩城陷於五年。時日之先後不同。當此城既陷，未嘗不冀彼城可全，卒之搶攘營救，終無所濟者。由於西北亂根潛伏已深，逮陝甘禍亂既彰，關外聲援斷絕，則南北兩路同歸淪陷之形成矣。

故相遺謀

當光緒紀元之始，正值海防邊防並急之時，冬十一月

雲麟

適奉

命仍赴西陲軍營，進謁故相國文文忠公。文忠公曰：方今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吃重，請暫停西陲用兵，畫關而守。

廷論疑之、余曾因會議時、排衆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剿、幸蒙

俞允、因遂有左相督師西陲之

命、前此余之所以力爭者何也、我

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畫關而守、今則內
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壞關而入、
陝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
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禦之、此次以
陝甘百戰之師、簡銳出關、破未經大敵之寇、烏魯木齊轄境
不難指日肅清、但海內帑藏空虛、元氣未復、陝甘地方凋敝、
降衆未安、根本不固、烏垣既克之後、宜趕緊收束、求得勝之
威、將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衆建而少其力、以烏垣
為重鎮、居中控制、南鈴回部、北撫蒙古、借以備禦、英俄實為

邊疆久遠之計、汝其以此意代達左相、慎勿因好大喜功、鋪張過當、致墮前功、失此次用兵之本意也、

命將得失

關外自同治三年叛亂、迄於光緒初元、各城淪陷者十餘年、前此因關內未靖、餉道阻隔、累次調兵遣將、卒無成功、姑勿具論、元年春、以湘陰左相國督西師進剿、四年之間、累克名城、師行似利、而究之於西陲大局、能發不能收、且貽後患、時論多疑之、而亦未能言其深、蓋自命將之初、得失已定、請詳述之、前此諸將患在無兵、而左相擁楚軍數萬、皆曾經戰陣、簡精銳以進剿、其兵足、前此諸將患在無餉、而左相有前辦陝甘軍務所定各省協撥歲額數百萬、益以所請京餉洋款等項、歲可八百數十萬、其餉足、前此諸將苦於因循畏葸、而

朝廷用之得當故所向有功然其失亦三故流弊甚大西北用兵宜用北人左相於西北地方情形未能熟悉又不能親身出關凡事以耳為目諸多蔽塞一也關外用兵宜用陝甘及北方之人今其部下皆南人不習北方風氣水土可暫難久二也左相秉性褊急夙無容人之量衆所共知近日恃功驕蹇日甚一日喜譏惡直黨同伐異人言不進三也今新疆雖云克復而後患甚深推其根由皆三失之所召譬如用藥專用攻伐偏勝之劑不加培補則標病雖除元氣失陷變症之來將有甚於前症者

相臣功過

今東閣大學士湘陰左公以積功致高位其勲名著於當時

無須贅言、至性情人品則瑕瑜互見其遇事也堅忍強毅、獨任堅鉅、是其所長、而能伸獨斷、不能集衆思、又好是己非人、以致人言不進、是其所短、不辭勞瘁、鉅細躬親、是其所長、而疑忌性成、決不肯以事權假人、每每顧此失彼、舉近忽遠、是其所短、近年

朝廷重其勛望、倚若長城、海內輿論、亦莫敢輕議之、是皆震於勛業、而未能深悉其底蘊、實則功過具在、不容掩飾、請申論之、當其在湘幕也、時局傾危、能聯絡官紳、保全數省大局、雖不無偏處、實功多而過少、及奉

命督師、身任封疆、則忠義憤發、肅清浙閩等省、殄除巨慝、亦功多過少、蓋其才本沉毅、有為、而復人地相宜、一切地方興利除弊諸政、尚未竟其所施、遽爾改官、實可惜也、至於辦理陝甘

軍務則功過相半、何也、左相承楊劉諸人辦理失當後、驅南軍用之北方、風氣未宜、而能驅任策力、殄除強寇、其調兵遣將、籌畫布置、俱有可稱、卒清疆圉、還之職方、是其功也、而亂平後、安插降衆、未能協宜、終貽後患、其過猶小、西北大患、在兵丁額餉、仰給南方、匱則生亂、左相以督師重臣、兼任封圻、朝廷之上、言聽計從、權無掣肘、事可從心、雖楚軍百戰之兵、一時未能盡去、然自古東南財賦、西北士馬、前此西北制兵、因無餉而虛弱、豈無轉移之方、乃自楚軍入陝境後、迄光緒初元、合計實用餉銀、七十餘萬兩之多、而於陝甘兩省地方制兵、毫無整頓、且將楚軍客勇、分防兩省境內、形格勢禁、令他入驟難接辦、是外亂雖平、而客兵不能撤、本兵不能復、其失一、甘肅境內、專恃外省協撥、有兵無餉、是為亂根、及大亂初

平諸務草創正可興利除弊、改弦易張、使境內能養兵、無需盡賴協款、建經久不易之謀、乃不此之務、而惟竭海內之力、供支楚軍、日不暇給、飢匱時虞、其失二、或疑平亂有功、而持此論以求三、未免太苛、然左相以經世自命、非庸碌者比、春秋之義、責備賢者、社稷之臣、固如是乎、至於辦理新疆軍務以來、則過多功少、非親見者無由知其深、蓋嘗論之、此次左相任事西陲、

朝廷委任、有異數三端、歷來西陲用兵、皆以旂員為帥、此次以左相勛高望重、特頒

恩命、俾總西師一也、參贊幫辦大員、向由

特簡、非臣下所敢請、此次

寄諭垂詢、俾自舉所知、即依所請任用、以期聯絡一氣、免致參商、

二也、向來西陲將帥、專司前敵兵事、其肅州西安等處各糧台、皆另

簡大臣分辦、互相稽考、更無將帥兼理地方之事、此次左相督辦西事、既未開除陝甘總督員缺、而後路各糧台、仍歸其一手派員經理、三也、凡此三端、皆昔日未有、正古人所謂託以不馭之權者、為左相者、宜如何敬慎存心、以期無負委任、乃查其所為、不但不心存敬慎、而傲慢日甚、流弊日深、怙勢病國、挾私敗度、皆由一念驕盈所致、事迹甚多、難以枚舉、謹擇其尤要者三端、臚列於後、

坐失兵機

西陲征討、揚威遠外、邊全在將帥得人、自昔我朝用兵、未有大將不臨前敵、而能奏功者、此次左相督師西陲、

既未開地方員缺、又兼理後路糧餉、故不能親身出關、只可駐紮肅州、兼顧兩路、東起潼關、西抵伊犁、喀什噶爾、橫亘萬餘里、斷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全在勦理得人、方能集事、然後路轉運糧餉、其事稍緩、雖遠尚能兼顧、若前敵軍情、則頃刻變換、豈數千里外所能遙度、督辦既不能出關、自應將關外一切調兵發餉之權、付之幫辦、事權方歸畫一、乃左相於進兵之前、函囑幫辦金都統、毋庸節制湘軍、抑思幫辦既不能節制湘軍、又豈能節制蜀豫各軍、是諸軍全無統率矣、且金幫辦係左相所舉、如謂能勝其任、則應推誠付託謂、如謂不能勝任、則宜另舉賢能、豈有陽存其名、陰去其實、令諸軍漫無統屬之理、乃左相不顧

國體、不卹人言、毅然行之、二年夏、湘軍進抵古城、將攻烏垣、左

相慮幫辦分湘軍之功、囑金軍防後路勿進、金都統不從、率部下與湘軍同進、會攻古牧地賊巢、克之、其時兵力數倍於賊、應以統帥住紮烏垣、分兵下西南兩路、則吐魯番即時可克、瑪那斯亦斷不能守、烏垣全境肅清、善後事宜、即可以當年舉辦、乃湘軍探明賊已棄烏垣不守、貪利先進、比金軍聞之、隨後繼進、則湘軍已查封所得賊糧、並將房屋佔盡、金軍部衆不平、嘖有煩言、都統恐別滋事端、兼欲專西路功、倉猝引軍而西、值白余各逆已過山南、遂報連克數城、而卒困於瑪那斯南城之下、湘軍本游擊之師、因其時金軍已西、遂為烏垣所羈、不能復動、賊見官軍不進、乃修戰備於達般城、而以輕騎擾後路、復為固守山南之計、轉利為鈍、失機一也、金軍久困於瑪那斯、不得已復調湘軍、卒以號令不一、累攻不

下及至賊窮乞降。又以辦理歧異，部衆殺掠，逋寇逃亡，為俄人所笑，損威失重，失機二也。逮三年春，進兵山南，其時金湘兩軍積不相能，遂南者南而北者北，不復相聞。左相以豫軍由哈密進，湘軍由烏垣進，蜀軍由古城進，是為三路會勦之師。而以卓勝軍住防烏垣。先是左相飭豫軍與湘軍會勦，卓勝軍、蜀軍並歸湘軍節制，調遣金徐兩統領以該軍不歸幫辦之將軍節制，反歸一統領道員節制，名實紊亂，心懷不平。及湘軍克達般城，與蜀軍會於吐魯番城，白逆安夷方收其部衆，棄城而西，計官軍兵力數倍於賊，儘可一鼓聚殲。乃湘軍因爭糧爭功，方與蜀軍交關，豫軍前隊見兩軍相爭，從容觀望，不敢前進。雖三軍畢至，而勢散情殊，卒至白逆收其部衆，擁蔽安夷，從容殿後而去，失機三也。安夷酋長帕夏於三